

从图书评奖引起的随想

金涛

图书评奖近几年很是活跃,以科普图书评奖来说,首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在2010年6月评出优秀奖18种、提名奖40种,结束了科普图书评奖多年中断的局面。此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07年)、国家图书奖以及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部优秀图书、“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农家书屋推荐书目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也涵盖了科技与科普图书,评出一批获得好评的优秀图书。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科普出版的高度重视和鼓励,也是社会对优秀科普图书需求的反映。

我离开出版工作多年,由于近几年忝列末座,有幸参与上述评奖工作,先睹为快,有机会阅读了许多最新的出版物,也听到许多专家的议论,受益匪浅。由图书评奖的过程与结果,不由得想起与出版有关的几个问题。

创新是科普出版永恒的主题

我国已经跃入出版大国的行列,据新闻出版总署提供的数据,全国581家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约17万种。这是一个方面,说明出版的繁荣,但是也要看到,在出版物数量增长的情况下,高水准的、有品位的、达到高的学术水平的好书并不多。如同国内出版的科技期刊有5000种,但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因此我们距离“出版强国”还有很大差距。正是如此,历次评奖活动对原创性作品都寄予极大的关注,把提倡原创性视为繁荣科普创作的根本途径。

原创性,实质上是与内容重复、形式陈旧、毫无新意根本对立的。它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是

新颖的,表现形式是别开生面的,以及观点是前所未有的。原创性的科普作品应当反映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而不是陈旧知识的“炒冷饭”,或者是拼凑的知识的“克隆”。这次首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评出的优秀奖、提名奖中,瞄准科技前沿、反映我国科技成就热点的图书,如《月球密码》、《走进核科学技术》、《中国铁路大提速》等获奖,原因正是如此。

在原创性的优秀科普作品中,评奖活动通常十分青睐科学家的科普作品,这并不是仅仅着眼于名人效应(当然,名人效应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键在于科学家撰写的作品在知识的科学性上是可靠的,是读者信赖的。在现实生活中应当大力倡导科学家参与科普创作,成为科普的生力军,《钟南山谈健康》和《科学家讲科学》(5册),都属于这一类。

在一些优秀科普作品中,原创性的特色表现在科学与人文的有机结合,作者围绕主题的展开,不再是孤立地就科技谈科技,而是以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历史背景,多角度多层次,论述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的关系,给人以新的启示。例如多次获奖的《回望人类发明之路》和《追星》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追星》不仅书名别具新意,写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天文学通俗著作,它不是罗列天文知识,而是将几千年来地球人对宇宙的不断探索和思考,与相应时代的历史背景包括社会、艺术、科学、宗教贯穿始终,融天文与人文于一体,突现了天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又将许多天文知识渗透其中,使读者在愉悦的阅读过程中获得天文学的熏陶,这是极具创意的。

收稿日期:2010-12-07

作者简介:金涛,高级编辑,科普作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Email:jintao1940111@163.com。

发明史与科学技术史的著述,尤其是普及读物,离开史料说明不了问题,但是又忌讳史料的罗列,这是一个矛盾。《回望人类发明之路》史料翔实,要言不烦,却又能跳出史实,画龙点睛地从哲学的思辨归纳人类发明的轨迹。如从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的思考启迪了科学的探索和技术发明;从哲学家提出“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的理念,廓清了科学探索长期徘徊于“直觉”和“经验”的困惑,进而带动了17世纪科学家将哲学观念变为可以操作的方法,建立了现代科学的传统的历程。这些都说明,科学方法论对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重大影响,从而把技术发明的历史放置在历史人文的背景下考察,读来饶有趣味。

在当前学风浮躁、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质量的状况下,导致科普出版物数量不少而精品不多、原创性作品如凤毛麟角的现状。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科普图书,但是科普图书缺乏创意、低水平重复比较普遍。新闻出版总署开展“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即人文社科类、科学技术类(包括科普作品)和文艺少儿类各100种,也在于扭转低水平重复、激励原创性作品的创新。所以,在各级评奖活动中,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共识,这就是对于科普图书(科技专著更是如此)作者的学术背景和出版社的资质比较关注。众所周知,科学性是科普图书的根本,是高于一切的硬指标,如果查出科学性方面的硬伤,往往是一票否决,因此,作者的专业背景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出版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作家队伍,在策划选题时物色合适的作者,至关重要。

形式的创新不容忽视

科普作品的表现形式,也是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重要方面,对这一点已在出版界形成共识。大家认识到,随着科技进步,随着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成果不断涌现,科普作品的内容必须不断更新,这一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当今的大科普时代,随着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开拓了科学传播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多媒体和数字技术、动漫

等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对传统的印刷方式和科普图书的装帧设计都带来挑战和革新。无论是作品的独特视角和材料的取舍、编辑的选题策划和编辑加工,创新思维都是特别重要的。

如今版权交易在各国出版社之间已是很寻常的业务,我国出版社向国外出版商购买优秀科普出版物逐年增多,在历次评奖活动中翻译的优秀图书也占有一定比例,这次首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中,《万物简史》和《宇宙的琴弦》也榜上有名。

值得注意的是,在版权贸易中,出版社看中的国外优秀的、愿意引进的科普图书,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追踪最新的、前沿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包括科学理论和学术成就,这类书籍突出内容的新颖,是科学发展水平的晴雨表,如霍金的《时间简史》、《爱因斯坦文集》以及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动力丛书”。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引进的国外科普图书,就内容而论,似乎也并不是特别新颖的,然而它的表现形式却富有创意,它以艺术手段和高科技展现大千世界的魅力,揭示物质世界的无穷奥秘,给读者的视觉、心灵以巨大的震撼。这类图书强调的是形式的创新,当然也包含独特的视角和切入点,对内容的取舍和编辑加工匠心独运、不落俗套。这类形式新颖的科普图书,在这些年引进的少儿读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外,成人的科普图书也在形式上追求不断创新,这种反映读者欣赏口味的变化,是值得出版人关注的。此外,成人的科普图书也在形式上追求不断创新,这种反映读者欣赏口味的变化,是值得出版人关注的。当然,还有一类是内容和形式都是很新颖的。

科幻小说是亟待开发的领域

近几年,不论是国家设立的出版政府奖,还是首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都十分关注优秀的科幻小说。两院院士潘家铮的科幻小说屡屡获奖,是对中国科幻界的巨大鼓舞。

我对此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早在10多年前,我还在职时,有幸征得潘老的首肯,出版

了他的科幻小说集《偷脑的贼》。该书后来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科普佳作精选》，并荣获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2001年度）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此后，我又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荐，经编辑室主任王洪涛同志一番努力，将潘老的全部科幻小说重新包装，集结出版，先后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07年）和首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这对于繁荣我国科幻小说意义重大。

潘家铮先生是两院院士、国际公认的水电工程专家，也是国内唯一的具有院士身份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作家。作为一位在科技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潘家铮的科幻小说，有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和鲜明的特点。

首先，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对人类生活和现代技术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作品中涉及的科学技术既准确，同时又赋予人们开阔的想象空间，科学性十分严谨但又不乏超前的构想，对于启发青少年和广大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一位科技专家，潘家铮清醒地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既可以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反过来也可能对人类造成严重的伤害。他指出：“现在已能看得很清楚，科技发展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核能既可发电，又可做原子弹。当今世界上‘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斗争在激化。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名利，什么不道德甚至谋财害命的事都会干。如果科学家也抱这么个人生观，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又希望读者在欣赏科幻作品后能引起些反思。”潘家铮正是通过他的小说，以辩证的思维，艺术地展示了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本相，提醒人们对科技发展可能出现的负面作用有所认识、保持高度警惕。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良知，也是高屋建瓴地对未来社会发展前景的警告。

潘家铮的科幻小说，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的民族特色。10多年前第一次拜读他的作品，对他的风格印象极深。不论是小说的背景、人物，还是故事的铺陈、情节的构思，都是中国化的。它有别于那些盲目模仿外国科幻小说的作品，也不同于充斥市场的追

求新奇怪诞的作品，而是将一种严肃健康的、富有个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读来十分亲切。尽管在创作方面，潘家铮对各种创作手法都在探索之中，但他对科幻小说的中国化，功不可没，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想象力是创造力的重要前提。我们现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精神、培育创新思维，说到底就是要培养一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主创新，首先要转变观念，敢于海阔天空地去想，敢于挑战传统，这是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始终贯穿着对传统和现有知识的否定和质疑，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探索莫不如此。科幻小说的重要功能，主要并不是传播具体的科技知识，它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传播科学的思想、训练人的思维，进而激发青少年读者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创新思维的训练。我以为，潘家铮的小说正是代表了这样一种时代的潮流。

当然，这些年来我多次撰文推崇潘家铮的科幻小说，也是针对特定的国情以正视听，我要特别感谢潘老对中国科幻小说的支持。他的加盟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历经磨难的中国科幻界的无声的支援。他的行动，必将带动更多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关心、支持目前还十分幼小的中国科幻小说。

中国的科幻小说多年来在寂寞中生长，涌现出的新生代作家和不少富有创意的作品也不曾受到传播媒体的关注，以致他们仅仅在很小的空间为人所知，如同地底下默默流淌的矿泉。但是，近年来，美国制作的《阿凡达》、《2012》等科幻大片的热播激起巨大的反响，尤其是现实中创新思维的缺失，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许多有识之士对科幻小说的期盼，尤其是对中国本土的科幻小说的复苏寄予很高的希望。这也许正是潘家铮的科幻小说屡屡获奖的内在原因。

不管怎样说，这是值得出版界关注的现象。尤其是出版青少年读物的出版社应当重视开发科幻小说的选题。

鲁迅先生在100年前曾大声疾呼：“导中国人群以前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我国科幻小说繁荣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